吳都文粹續集

三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五　　明　錢穀　撰

墳墓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銘　　范仲淹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於蘇臺曾祖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於秘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眞定府武信軍掌書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於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於門中景祐二年以其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海寧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歷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

官知其所存請發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甓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成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服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救窮民窮民之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飢者獲濟焉

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户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遊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餧之貧之

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爲雞黍之具故貧而常樂賙隣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洽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其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

其喪敕中貴人録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
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
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陝西路轉運判官會
五路漕臣分總邉計而公遷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
十條鉤考財用出入之要窒奸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
挽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已者召公還言
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宫未
幾公弟縦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

事久權震中外彗出竟天上感悟免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趣中書亟罷之中書侍郎劉公秦公堦也京懷之未發它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縱盜鑄為奸利以併中逵於是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鉦鼓之聲連晝夜不息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錡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煅鍊如章乃止縱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

蹂於兵詔升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
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莅有名迹束縛
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惟恐後解州之神霄宫成
廉訪使者劉愇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
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塲臺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
居之事訖驛聞愇意亦巳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
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公召諸
庭下不以屬吏諷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

五年中貴人譚稹為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
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叅謀官磨勘轉朝
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
號食粮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
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
羌之請割界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
朔武歸我夏人駸駸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
討之公言兩國通行橐𥷑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

魁名揚厲閱久愈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蔽芾如林視
此孫曾

章綜龍圖墓在臨安縣乃吳人也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於衢州江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以十二月庚申葬於闔閭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左朝散大

主簿秩滿授蘇州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僚不悅公者陰譖章以康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於上有旨移公泰州司儀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解鹽鈔權鐵錢輕重百賈欣賴芻粮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民之費自轉運務增收鈔價以為羨餘權貨務漁奪解鹽之入

進薄城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輙入青城棚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載道羣噪譙門下公大驚悉歛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羣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隷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歛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録事李承勳

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即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已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楙

右登仕郎公弟珷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珷至遂改薦珷令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

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解
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揺國是沮壊先烈入元祐黨
以故士大夫避讒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
年猶有憸佞中傷文致疑似為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
康之變金擁騎數萬長驅河朔直犯京闕於時臺諫爭
請和戎以倫倉卒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
抗首大言秉險徼倖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
至悞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没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

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㮚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扈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尼瑪哈致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歛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富室大家占吝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敵中移書皇帝卜日再會何㮚入見請行羣臣力爭謂金銀不厭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人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城有獻計者曰天予弗取反受

其咎廢立之議蓋啓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絶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於政地日詣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

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升内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奏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上顧見公謂正奏

曰儔年少耳草數千言文詞贍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於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視天子為知已而大臣懟公不附已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憂除除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

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告入對御輒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是以危公公秉一炬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朝士聞之曰宰相以己望人欲擠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

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又曰金人始議置署路允廸允廸不從尼雅蒲怒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廸得縱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廸大節宜見褒顯以王黼客遂不録邦昌用吕好問為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偽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相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納御史臺秦檜為首尚書省誨執

而歸臥起如常日無苦忽一旦自興於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同畢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相望出涕真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辨誣証誤錄一卷藏於家公事親孝心意機微輙逆得之仲弟侶蚤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歿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首以名

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
疇善議以從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
疇蹴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
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寃名動朝廷公得
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公自為
文識其事内之壙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鳴之原
生二男子曰初右將仕郎蚤卒曰同能傳父業效張籍
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温麗有家

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潾右從仕郎張濤右廸功郎徐瑛孫男曰岐曰道曾孫男女二人其孤同學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銘曰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踽踽羣趨御于帝所奏篇甫上褎旒一覩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鵷鸞鵠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振海宇亟踐榮路徑躋册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

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涌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噫欠之餘帝悅而嚮將貳政途大厦遽顛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中圮兩地輿戎雲擾麋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毀獨屏間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言笑未卒趺坐而逝死生之變亦已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于世世

莫儔學士墓雖不在吳乃吳人故録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十有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以考績還自京師道聞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别號東橋居士世為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隷工部因占數為上元人曽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

尤誇謾慓疾繼廖出鎮秉權席寵氣焰讋人一時有司
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荅歲時展謁
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
獄獄吏問狀公據理執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
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獄成
鐫三階從全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荒陋公不
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民用
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為東南劇

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其間縱横饕誣吏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弊端與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吏費浩穰率為主守者乾没恒一歲二築築輙壞公鈎考得所侵漁悉没入為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墮而台所隷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筴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苦估榷煩苛每迓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為奸利至相賊殺不可止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税入民用便

所為而蠹苴積弊若賦稅科謫調補吏胥皆利嚢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振蔓絶不少縱而畫一以守要束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縁以為奸事緒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袖手無所事事然積不能平秉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時雖横被口語而素履明潔望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汙衊也起撫湖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軺車省循徧歴州郡雖偏鄉

下鄙莫不臨莅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廵
歷所在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傔從
歛約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按堵不知為勞念荆湖沃
衍而流庸墮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迫促民
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勸農振業平繇復稅而擿伏
省徵軌迹吏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
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制後繼
為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

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莅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内徙此非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規制宏偉暈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

餘耳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
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於
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羅於辜必以法繩
之豪植强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為
辭肆言醜詆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醖釀之公雖内省
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歿嗚呼公論不明是
非失實使瓌竒卓越之才不獲究於明盛之世必有執
其咎者君子固有竢於百世之下也然則公復奚憾哉

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處論議之間陵轢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諸人人多不能堪往往傍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愚逐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入靡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親奉含斂殆不偶然者處羣從

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重也為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剗除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博深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侍講曾南王太僕欽佩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礪精進居六年

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孰為下也然李杜位皆不達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寵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雁宕若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燕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弛張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于盡遊

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烏乎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登衡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七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峻尚幼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祥蔭為國子生次賓祥元祥耆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丙午三月廿七日葬公上元縣彭城山

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取為狀來乞銘銘
曰於穆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烈顧公
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敬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違言
飲之德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乃言
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蹟載奮卒偕以升維靖而
恭乃剛弗折式遄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
以巽以貞以莫不經爰飾用文富茲述作迺古有訓仕
優而學其學何如亶言華國敷章帝猷詠歌明德在孝

皇曰羣獻英英發藻攄詞式章用明翺翔後先公實曹
耦德音洋洋維學之懋烈烈顧公既瓌既奇學為文宗
政為吏師維學維政鮮兹兼德緊名之髙斯斁之積烈
烈顧公連蹇在是豈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
於斯尚後有考視此刻詞

顧璘尚書墓在上元縣公元吳人故録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姜公墓銘　王鏊

公姜姓諱昂字恒頫生而端重介特不茍言笑數歲刻

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恃以不寃門無呵卒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公率同列疏論之命斥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至則雨隨之洛人抃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開閤觀書鞭箠懸之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病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他日除邊遠自劾乃改知

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減去輿馬華飾俳優雜劇不
一陳於前日本人貢過郡望公迎拜六年復以母老歸
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叅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
闋部使者奏起之而公以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郡
城之官山公於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
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
受人饋遺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
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崇明

之西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為太倉州人高祖諱
仲和元海運千户曾祖諱源祖諱箎考諱敏贈文林郎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龍
中應天甲子鄉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抑抑姜
侯維行之揚皭然不滓為彼玉堂皇假近郡汝其予守
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洋終卧不起嗚呼姜侯可
謂君子

姜昂叅政墓在吳縣官山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志銘　　王鏊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在第一刻其文稿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涖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寛栗夫字生而白晳纎弱若不勝衣而警敏絶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即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

不淹貫為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贄天台王存敬皆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賡和君才尤贍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公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讞至立解獄無寃滯及董浙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諛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為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揺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

暴人以是愛而重之曽祖諱銘黄岩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使考諱暘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君之幼也以為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監學正莫君奇之歸以其女子男二禧邑庠生餘幼禧卜以正德元年葬君於呉横山靈石峰之麓莫宜人祔銘曰孔翠祥鵷其文既鶱麒麟服轅中道忽踠始誰啓之卒誰居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趙寛廉使墓在呉縣横山靈石峯之麓

錢孔周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絶之才負陵轢奮迅之氣感慨激卬以豪俊自命雅性濶達不任檢制所與游皆一時髙朗亢爽之士若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爲數時日不見輙奔走相覔見輙文酒燕笑評隲古今或出所爲文相訂質以爲樂既而唐徐起髙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後

出而遊好為密益君喜問學尤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富貴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時時肆陳圖籍招集奇勝滿坐酒壺列前棊局旁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邈然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烏乎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復得邪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

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
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記巨
積數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始一注目
也為文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
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
燦然如出鍘煉他人沉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
名自奮稍斂鋒鍔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涵泳
道腴而已於世所謂帖括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

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居高等咸以為疑
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
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公所得也自陳公去
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
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輙不售而年日益老遂
自免歸烏乎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止軒揭
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竒窮骫髀迄於不偶烏乎
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又得末疾行履跛曳每

負杖而嬉而髙懐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燕笑謔浪委虵容與使人意消烏乎君真雄俊不羈之士哉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别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名於宋見國史六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来呉遂占籍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玉生伯寬伯寛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何氏生君兄弟二人長同仁

春坊右賛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頴敏異羣兒十嵗從師受經下筆數繹義理已津津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年後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歴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啓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廸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

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
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二人
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溍而
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
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
道益於汝嘉無間言云汝嘉蒙恩贈其父為翰林侍講
承直郎母任生母黃皆為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
節篪皆好學有立篪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

歸一孫欽汝嘉没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曰介如石温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王侍講璡與其兄文靖公璲墓並在陽山鳳凰峯下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志銘　杜瓊

君諱會姓謝氏維貞字也别號容菴世為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彦達父以澄三世皆隱約里閈不食非其力人皆以善士目之君生而岐嶷不與凡子類未數歲即嗜讀書母平氏憐之輙縮其膏油俾毋夜讀君竊入

淑孝經列女傳通曉大義凡於女經其母嘗曰教而不勞組紃文繡之事族人皆曰巧莫可及既笄擇嫁錫山之錢君伯鋐乃吳越王十四世葉之孫元永嘉書院山長彦春之子至正從父避兵於吳因而家焉孺人入門以孝敬事舅姑以寬裕待媵妾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忩憧之色不作於容貌賛畫家政井井有條鄉里皆曰錢氏得佳婦而家業興矣是以名門右族莫不以為儀範然伯鋐處士嘗遊郡庠學舉子業厥後棄去以疾而

不見試踐履儒素有隱君子風不畜羨餘及卒家無長
物孺人以嫁時裝送資賄具棺槨盡祭葬之禮鄉族稱
之若出一口逮夫男女嫁娶畢悉以家務付子婦司之
孺人惟奉佛誦經優游自若正統辛酉十一月二十四
日以疾終距生於元至正辛丑抵卒之年春秋八十有
一子男一曰實娶曹氏女二長靜延適同郡陳常安次
志延未行孫男二驥娶蘇氏騏未娶孫女一適王峯朱
瑀曾孫男一曰澥孫女二俱幼卜正統八年癸亥十月

初四日葬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從夫兆也將事郎某公以行狀乞銘于予既按狀次第而述之銘曰鍾靈毓秀衣纓之家三從四德良玉無瑕思之古人伊誰其偶梁家之婦陶家之母鬣封四尺胥臺之鄉其藏其固彌久彌康

此七世祖母張氏墓志銘

錢處士墓志銘　劉桀

處士名孟澣字仲廣初號漁隱裔出武肅王鏐自浙徙

常之錫峯時號磚橋錢氏曾祖昺贅蘇之張氏遂占籍爲長洲人祖公隱父惟善俱潛德弗耀母蘇氏處士生有志操知經史工繪事容肅貌端氣宇爽闓作詩時有警句吾祖宗伯文恭公因以女妻之既壯挾貲遊江湖遇佳山水則留連而不忍去詩人學士則親炙戀慕之隱文僻字則退而考諸書必求其通而後已用是見聞益博器業益宏而名實籍籍士夫間矣晚年卜築於憩橋之右闢地數弓鑿池構亭蒔花竹培蔬果春和景明羣

芳競秀秋霜氣肅橙橘紅黃縞雪漫空綠陰匝地處士皆披巾曳杖逍遥其間咏風月以適性情圖景物以玩造化客至則觴傳茶話陶然忘其世慮又自號晚圃云最後聞親藩唐王能下賢乃挾策而往王果賢之為書晚圃且賦詩數什以褒之至有詩宗杜甫畫法王維之句大司馬公安王公因為之作記益與其修于壯而成於老也生於宣德壬子二月十七日卒於正德改元九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即吾姑劉氏生一女

適祝蓄皆先卒繼顧氏生一子曰桓桓以才技徵入京師供事內府配張氏女一適計鳳孫男一曰會娶唐氏卜其年其月其日葬於黃山祖塋之次既而以墓志請予處士內姪也敢以不文辭乃為之銘曰猗維處士行達言誾鑒古書畫服古衣巾遨遊湖海見聞日親王公野叟即之者親所親伊何厥中孔珍晚開小圃樂極天真秉化歸盡不亾者存刻銘斯石用式後人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經筵國史官武丘劉棨撰并書

此晚圃曾祖府君墓志銘墓在吳縣黄山

陳基傳　　　　尤義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尤善老子清淨之說平居常黄冠鹿裘與方士游沒時基年甫九歲越五年母夫人姜氏即命與兄聚於杭從師又四年從內翰金華黄文獻公溍受業至正仍紀元之元年從文獻遊京師授經筵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以言責咨於基基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因草諫章力陳其失冀君覺

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欲置於罪怒且不可測遂引避南歸臨海奉母夫人西至吳教授諸生備養惟謹為詞章必務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東南聲聞為之丕變遠近學者爭師之户外之屨常滿屬南北用兵朝廷開以樞密府鎮撫南服起君為都事轉江淅行中書員外郎俄陞郎中時平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以本職參佐道之以正杭有岳飛墳蕪穢弗恭久矣基追慕興感以狀請於朝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

為文刻石墓上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無幾即白平章出官錢若干補綴成帙夫以天理民彝泯亂之秋干戈相尋日不暇給基乃以贊佐餘力為其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於當時崇德報功無媿於往昔雖武夫悍卒聞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興起擴而充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參太尉軍府事及太尉自王於吳羣下同聲賀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

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於基之
手基每以為憂而不以為榮也今國家命將平吳吳臣
多見誅殺而基晏然無恐朝論多基之能尋召入預脩
元史書成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壬午以疾卒於常
熟河南里之寓舍得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先四年卒無
子以弟之子訥為後女四人長適吳顯次適車某三四
幼皆庶出基平居慎重寡默與物無競家人僕隸未嘗
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水東來依率養育獎勸

俾各有成士有才徳可用必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
為買棺歛恩義過於平生方太尉僚佐疆古民廬基獨
以已俸買宅天心里即舊屋數椽稍加塗墍環蓺花卉
之屬號小丹丘休沐之暇輙與容倘徉其中啜茗清談
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時有事於祖考
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於朋友也吳國將亾食肉
者惴惴焉恐陷鼎鑊君子謂基宜保終吉已而果然噫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基者其亦可謂克全而

無憾者也今藏於家有夷白齋集二十卷觀其文雄而趣高可以黼黻皇猷敷陳帝業而乃使留滯江湖之上馳驅戎行竟賫志以没兹其可惜也夫

贈敬初并改字　陳旅

敬初初名無逸朋友字之曰敬初比與予同舟北遊謂予言曰吾名與字皆有所未安葢無逸者因吳興陳先生之字也而敬初云者揆之尚書本義則近於僭矣久欲易之以吾父早世無所請命予宗盟之耆長

也幸為我易之予遂易其名為基而易其字為敬初

云

我愛天台陳敬初少日辭家即遠圖上書擬獻賈生策

入關便棄終軍繻八月官河秋水大三江親舍暮雲孤

名成歸去歲未晚卜隣有約依東吳

石澗先生小傳　楊炳

石澗先生俞琰者吳處士也先世自河南扈宋南渡家

洞庭之西山先生雄邁博聞經史過目成誦宋社既屋

掃滌舊業馳騁諸家傳語天文地志仙書怪牒汪洋奇詭恍惚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嘗疑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哲制作之原研究音調述絃歌譜四十餘篇裨漢太史之遺朔南以琴名者駭歎之晨興焚香誦易一過暑寒弗廢四十年手鈔諸家易說百餘卷名曰會要註易經并十翼經傳考證古占法纂圖等凡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所以發先儒之蘊又纂校百氏書密行細字端楷有法垂老不衰喜方士談玄學註

逝非達於幽明生死之故者耶先生字玉吾石㵎其號云

葉伯印傳　　吳敏

伯印名顥東洞庭山後人父國英倜儻豪俠元季兵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緱山王九萬避亂依山前葉氏國英遣子從遊葉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書成器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為友耿延前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助教字文子真主家塾國英令子就學

館穀豊腆有逾於耿宇文子撤講來國英家適江浙提
學雲陽李一初來訪一日忽悵怏國英前謝李曰妻子
寓旅邸不能不動於中國英曰已令人省問薪炭酒茗
醯醬蔬菓之類皆具李驚喜稱山中宰相於是與伯英
之子偕訓顒伯卬大造就而卒業焉後試省浙中上第
為和靖書院山長不慊所藴挾䇿走燕京會風塵道梗
流落濠亳間皇明平一區宇始克來歸兵燹之餘母弟
俱亡家徒四壁立無意於世號浮丘醉史放情詩酒高

歌感慨人多憐之時炳文助討張士誠累功封長興侯
富貴烜赫聞伯印困滯遣使招延會聚通家之好欲為
納第再娶薦於朝而用之伯印曰時去志違年既知非
毋庸是為也吳興著姓姜仲剛范玄德張大聲徐正敬
暨閩儒許雪嶠華仲清曹可大吳宗本丁志仁皆訂盟
知己從游講學留連卒歲竟旅死長興噫麟鳳之獲於
魯狩歌于楚狂而不得為祥瑞非其不靈也出非其時
也惟士亦然惜哉

辭病革豫自為志有書數百卷卒後悉散去存理收其
遺文數篇太史吳君序之吳未仕嘗與先生遊者也嗚
呼此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弘治
四年三月廿四日門人朱存理謹書

落魄公子傳　　　　蔡羽

吳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暉生子名奕字嗣業元暉
蚤世嗣業秀而弱文定居京師弗能從獨與母處讀書
醫俗年至二十不屑見四方之士然四方賢士譽吳公

至堂無虛席常避客東禪竹堂東禪住持為開竹林焚香煮茗不遑及他務其烹泉爇香之法吳僧無不傳習謂之茶香先生眉目踈秀神采煥發望之如神仙而貴能下士樂而不淫文定既歿炎熱者又去而之他嗣業則蕭然東莊之上美箭嘉木環渠隱閣琴酒款客來即自如釣而飲飲而歌布素之士無少貶挫可謂炎無所得涼無所失实嗣業事母孝交朋友以道義一時勝流皆與深相得兄弟婚姻咸篤恩義居家律已無事紛華

其堂即封君之廬三世無所加正德丁卯母夫人喪之明年其弟祠部君暴變悲痛相繼遂病不起是冬卒子二人俅雉贊曰泉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長蘭不自知其芳嗅之而愈香溫其君子遁迹韜光生不為用死而徬徨山虛其巢水虛其釣竹無主人偕我言笑雲兮月兮悠悠我照

平思忠傳　　史鑑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部

主客司主事維時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彊盛遠裔向慕
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蹄踵交於道路烏蠻驛
至不能容勞贈宴犒館餼無虛日率主客主之思忠有
精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機立辦尚書呂震深器之陞
為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使入貢新任主客者區畫多
不稱旨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罪不至去官
且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效旨可即日釋復任初
有楊弘者陜西西安府朝邑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

直言上特擢為陜西左布政使來部以弘陜西人例不該除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葢是時有楊太監者數人在陜西故上以楊弘往制之也他日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事近日又默然矣可選清彊有膽氣者一人往叅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應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者私以綾羅度潼關為把關者所發解陜西布政司思忠時出行部弘命收而勿籍俟思忠歸私以物還之思

忠感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録事至司
思忠知其素貪乃發杖之後其人解京因招嘗以某事
納賍賂思忠刑部併逮至思忠就考道有例凡貪賍官
吏妄詐不法者笞殺于市思忠乃誣服謫戍邊會太監
劉馬兒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主客久多識貢胡請
以自隨詔釋其戍給冠帶辦事從馬兒西抵吐蕃烏斯
藏朶甘隴荅等處齊勤蒙古罕都安定于闐諸國而還
復免官家居以漁佃自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知府況

鍾亦以吏員起家繼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以嗣
其郎中寮寀交承情分甚密鍾來知蘇州思忠往見之
鍾迎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
忠酒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其忝知貴郡
非無僕隸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
其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以事干鍾人以此
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延一相者問休咎徧
視在座者其言皆了了不失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

目奎因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富貴位三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坐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頓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之以散而目之子反以為號何

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潴為洳為潢污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人傳以志其後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一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漫漶(胡館切)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瑕先生恐疑悞後學乃書摭而辯之其平居以文章自娛雖幽憂疾病之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

林者紙札相壓者投於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為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爭柄然遇事輒變化不一具體裁始則淩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音閣）窗戶硯席絕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策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丹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刋之樂聞人為學講評辨論

大禹胼胝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庚者何如哉先生嗜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租十許薄為甌犧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成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置

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浯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吳寬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瘗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為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廢事草畧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

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謂之茶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為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忘矣頑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為郡自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册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

益繁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遵禮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絶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乃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已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於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

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塚廣百畝有奇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於義或出地以獻其購於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值若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於衆皆曰固盛舉事也柰地有限而人無窮何維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茲土以

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託以為請予聞嘆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何意行之於今日哉予産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

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怒必訟之於官以報其讐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乃覩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旁觀者猶蹙額泚顙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為爾治塟地爾有喪其安厝於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遷塟於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遠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朝廷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

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列之碑陰

義塚記

陽逢春

揜骼埋胔先王之仁也環封澤枯國之制也是故全而歸之所以教孝歛形還窆亦以引孝火葬而水瘞斯其悖也久矣干和作沴於斯為烈抑澤國若無所之匪惟民戾逢春來牧是邑耳目所及惻然弗寧爰求故域未之有稽也乃自郭以東買田九十有二畝自郭以西買

田五十有四畝旋坎而登土乃與民約良者卜兆無告
者歸兹土有弗率者刑之以殉越再歲此風寢息歲則
大稔乃作義塜記嘉靖丙申十月之朔
東義塜九十二畝一釐二毫坐落三十保二十二啚
姜字圩西義塜五十三畝八分坐落二保十一啚列
字圩俱委耆民陳表塡築建立墻門一所以嚴啟閉
瓦房五間為守者居之又義塜一所九畝二釐坐落
六保六啚馨字圩俱免正粮